

街巷寻珍

■特约撰稿人 孙幸福

“衰年变法”是中国书画界很有名的一个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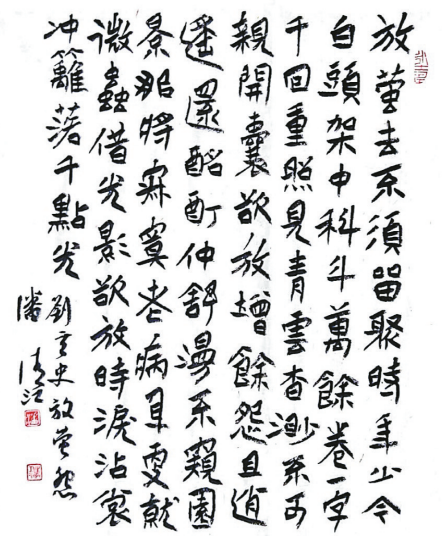
齐白石早年在湖南老家是个细木匠，不仅能打制家具，还能在家具上刻画花卉鸟虫等吉祥图案，后转为专职画家。由于对实物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精微入微的描绘，齐白石的画作充满现实主义风格，在家乡闯出名气。1917年，为躲避匪患，齐白石举家离开故乡，来到京城，靠在琉璃厂卖画谋生，但他发现，同样尺寸的一张画，即便他的润格比其他画家少一半儿，也是无人问津。时间一长，他灰心了，写诗自嘲：“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

幸亏齐白石到京后结识了学贯中西的国画大师陈师曾，陈师曾慧眼识珠，看出来齐白石身上的潜在价值，就以自身的经验和老朋友的身份劝他抛弃老路，变通画法，独出新意，自创风格。年近花甲的齐白石正视现实，接受劝告，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外公告：“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此后，齐白石身居斗室不出，潜心钻研十年，终于脱胎换骨，变法成功。他的国画新作脱去了匠气，达到了外师造化、内得心源的自由境界。对于这次“变法”，齐白石深有感触地说：“窃以为好学者，无论诗文书画篆刻，必先学于古人，或近时贤，大人其室；然后，必须自造门户，别聚自家派别，是谓名家。”他又赋诗感叹：“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老把精神若抛掷，功夫深浅自心明。”

“衰年变法”与清江开河

齐白石这段经历，被称为“衰年变法”。衰年变法只是相对于他年龄的一种形容，对于齐白石的艺术生命来说，这个时候才算壮年。当然，对于年过半百、画艺高超且卖画谋生的齐白石来说，自我否定，重新再来是非常痛苦的过程，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变法，他才能开创“红花墨叶”的齐派画法，才能以形神兼备、清新明丽的崭新面貌，领袖中国画坛。十年变法，如蛹化蝶，变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天地，奠定了齐白石在近代绘画史上的泰斗地位。

我们常说书画同源，不仅国画有变法之说，书法历史上也不乏变法之举。楷书发展到唐代，已经高度成熟；此后学习楷书者，都以唐楷为范本，难以逾越前人；直到元代，赵孟頫首创用行书的笔法改造唐楷，取得了成功。从此，书法史上，变成了“颜、柳、欧、赵”四大家。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在欧体的基础上，以“六朝书法”入楷书，其



清江书法作品

稳健中见疏朗的韵味，活泼而彰显大气，比纯正的唐楷显得清雅灵秀。邓石如为唐楷另辟新路，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学习书法最讲究师承，讲究师古为宗。拜罢老师，老师总会找一些书帖让学生去临写，这个时间会十分漫长，书法家也会把读古碑、临名帖作为毕生功课。书法也讲融古出新，那就是“先入帖，后出帖”。一个成熟的书法家，尽管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受王、张、颜、钟等宗师的影响甚深，对古碑名帖烂熟于胸，但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不会做他们的奴隶，却会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遍采百花酿得蜜成，创造出自己的书体。

这里写着容易，但做起来太难了，难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这八个字上。中国书法几千年的发展依然恒稳，任何一种新变，也脱离不了“楷、草、隶、篆、行”这五种书体。即使到了现代，绝大部分书法家也是书写一两钟书体吃一辈子，他们会有意识地回避其余的书体，并美其名曰“扬长避短”。这不能怪他们，不是不为，而是难以为之。要知道，一个书法家在几十年的有效时间里，真正能把一两钟书体练好练精已属不易，怎么能奢望把五种书体都练精？

值得庆幸的是，63岁的知名书法家潘清江就是这样一位精者。他在书法道路上精研半个多世纪，成就了他德艺双馨的书法艺术人生。漯河书画家们公认，潘清江是最勤奋的人，虽已年逾花甲，但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上鸡叫的时候，他的日课就已经完成了，包括临帖或是创作作品，“楷、草、隶、篆、行”诸体俱精，甚至包括金文、甲骨文和章草作品，堪称全能书法家。数千个日子里，他的书法日课一天不断，让学生和年轻书画家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潘清江的朋友和散闲之人，我常去他的“三水堂”书斋，十有八九，他都在案前挥毫，或是戴着花镜查找资料。为了不耽误他写字，我总是让他不要停手，我或是边品茶边看他写字，或是随意浏览挂满四壁的他的书法作品。尽管我对书道所知甚少，但也能看出来，潘清江的楷书用笔细腻，点划精到，形体端庄，浑然天成；草书恣意奔放，飘逸大气，浓淡枯润，灵动自如；隶书化圆为方，化弧为直，笔断意连，圆婉秀美；篆书结体匀称，婉转流畅，浑厚峻奇，顾盼生姿。欣赏潘清江的书法，不仅可以从精神气质、行气章法等宏观方面欣赏，也可以从用笔、用墨、结构、线条等微观方面去欣赏。一句话，好的作品形美神足，形神兼备。

对于参加过数十次国展、书法作品获奖甚多的潘清江来说，他完全可以坐吃“老本”了，但他没有，而是悄悄地进行他自己的“变法”。如果说当年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是形势所迫、被动进行的话，潘清江的变法可称之为“清江开河”，是时候到了，江水冲出峡谷，奔腾入海的壮观。

纵观近年来潘清江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他扎根传承之中，又跳出传统之外的功力和胆识。他熟练地掌握楷、颜、二王、怀素等众多先贤的书写特点，通过自身的悟化，自信而巧妙地糅和起来，师古不拟古、创新不张扬，在传统书法和当代书体中，寻找能展示自己个性的契合点，任性随意间，彰显出他畅游墨海之中、超出世俗之外的审美情趣和大家风范。对于潘清江创作出来的、具有他自己鲜明艺术风格的书法作品，我们几个朋友私下称之为“潘体”。希望潘清江的书法艺术之路像“清江开河”一样，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挚爱亲情

拉手

■孙志刚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全市中小学全面复课。吃过早饭，我送千惠上学校。

千惠上四年级了，本不用接送，出小区过马路，直行300米即可到校。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学校对师生进校路线进行了重新规划。出小区穿过马路后，千惠需要沿马路从学校围墙外绕一大圈，从另一个方向进校门。虽然只是比以往多不到500米的距离，一路上应该没事，但父女情深，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因而决定陪走一趟。

天很好，微风习习，阳光明媚而不炙热。一切都刚刚好。漫长的寒假终于结束，学习逐步恢复正常，家长、学生都有一种激动、兴奋、喜悦交织的复杂感受。

高大的梧桐树矗立在街道两旁，成人手掌大小的绿色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似乎在击掌相庆，欢迎小学生重返校园。在这个美妙的初夏上午，我和千惠手拉手，踩着人行道上的黄色方砖徐步前行。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千惠从牙牙学语的婴孩出落成了与我并肩而立的大姑娘了。

学校后墙外面的小道干净整洁，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家长匆匆而过。千惠突然用力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停下脚步，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了？千惠！”

“爸爸，我突然想到上次咱们回老家去看姥姥的时候，奶奶说的那句‘千惠，再过二十年，奶奶就老得像你姥姥这样了’。我一想到那句话就感觉很伤心，我一定得好好学习，让奶奶高兴高兴。”

千惠语气轻柔，如儿时在我耳边耳语一般。语速平缓，如顺平缓地势一路流淌的小溪，按着自身的节奏，不徐不疾。她双唇紧闭，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上挂着一抹似有还无的淡淡微笑。她和我目光对视，波光流转的双眼流露出坚定。我看到，淡淡的阳光洒在她红润的面颊上，一

股恰到好处地微风拂面而过，两缕细细的刘海在她额前微微颤动。

我愣愣地盯着千惠，眼前的世界突然蒙上一层模糊的面纱。一股激昂的思绪突如其来，搅得我平静的心田掀起滔天巨浪。我没想到，半个多月前的一句感慨，令千惠至今念念不忘。多懂事的孩子呀！

纷扰的思绪穿云破雾，飘荡回那个难忘的周末。其实那也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因为母亲的一句感慨，变得令人难忘。

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爱人带孩子回老家。同往常一样，我们陪母亲去邻村看望我的外婆。年近九旬的老人已卧床半年多了。

我们簇拥在老人床前。老人半躺着，虽然问她什么都知道，脑子还不糊涂，但消瘦的脸庞、深陷的眼窝、无神的双眼、枯皮交错的嶙峋双手，令我记得昔日精神矍铄、干活利索的老太太怎么就躺下了呢？

千惠站在她奶奶身边。给老人喂了两口香蕉后，她奶奶一手抚摸着老人干枯瘦弱的手掌，一手拉着千惠柔软白嫩的手指。她看一眼矍铄的老人，又看一眼朝气蓬勃的孙女，说出了那句令千惠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感慨。

我当时站在母亲身后，她的话像沉重的鼓槌，在我心上重重地敲击。花开花谢，四季轮回；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到中年的我，哑摸着母亲的话，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但是我没有想到，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这句话还被一个10岁的小姑娘记得如此完整、清晰，甚至能一字不漏地重复下来，那种心酸、无奈、心疼的语气，也与她奶奶当初无意识的真情流露别无二致。

我弯下腰，两只胳膊紧紧地千惠抱了一下，又快速地松开了说：“爸爸相信你。”

这个小小的插曲之后，我们又手拉着手朝学校走去。许多年前，年少的我，不也是这样拉着母亲的手走向校园的吗？

流金岁月

洗澡记忆

■李江涛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对洗澡有一种特别的喜爱。

我清楚地记得我家屋后的大池塘，对乡亲们来说，那就是大坑。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坑里的水是清澈的，具有无限的吸引力。每到夏天，那坑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几个小鬼总是趁大人下地的空儿，把大人们“别下坑洗澡”的交代抛到九霄云外，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或蛙泳或仰泳，或跳水或疯狂扎猛子，比试谁的水技高。

我们在打水仗，突然，一个伙伴不见了，我们紧张地张望着、寻找着……几分钟后，他却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岸边出现了。有时，我们会在浅水处追赶着、嬉戏着，一直到实在跑不动了趴在水里。有时，为了展现勇敢，我们常常会上岸边高处的柳树，站在枝杈上，张开双臂，做飞行状，一个猛子扎到深水里，又在不远处踩着水露出头来。

我们大都会在大人回家前提前离开坑，但更多时候会忘记了时间，玩正高兴时，被大人揪着耳朵拽回家中，当然少不了挨一顿揍。

终于有一天，我们不敢下河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的伙伴狗蛋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溜到坑里玩耍，最终没有上来，第二天早上他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时，才被人发现。他是我们当中水性最好的，为什么就淹死了呢？他家的大人哭得死去活来，我们这群孩子也都惊恐地围着送葬的人们，伤心地抹着眼泪。有时候，我们会远远地望着埋葬狗蛋的小土堆，暗自发呆，狗蛋成了我们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那里洗澡了。

诗风词韵

夏日童话

■特约撰稿人 李季

池塘里的一群莲花，刚刚醒来的时候在晨风中，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对飞来飞去的红蜻蜓，点头微笑一只小青蛙，在荷叶下躲雨看见了叶背，同样在躲雨的小瓢虫它们比了比谁的花衣裳好看，然后，叽叽咕咕，聊起了天紫薇花有些晒脸，合欢花也有些晒脸要到回信，只能靠，偶尔路过的风树下的蘑菇想变成树，好摸摸星星蘑菇旁的树想变成蘑菇，好跟蚂蚁玩耍知车菊想变成，自己叶尖上晶莹的露珠失去月光都藏进来了豌豆花在荚里，藏了好多心爱的东西有蝴蝶翅膀上的粉，有雨后的彩虹有孩子的笑声，还有写给未来时光的信

夏日三首

■宋离波

夏夜

月光洒在翠碧的荷塘上开在静寂里的莲儿馥郁着鲜翠欲滴里娇羞的脸庞星光婆娑，倒影在水面惊醒回人的蛙声一片

夏雨

一季的渴望在炽热中渐渐沥沥倚窗独坐任雨滴透帘弥漫透窗刷洗心底的尘埃染成一抹新绿寻觅着眼眸深处最清澈的纯真直到烟雨开始滂沱开在盛夏里的浪花在深情中缠绵

夏蝉

炙热氤氲着季节里的容颜使蝉不及防被你的鸣叫拽进盛夏声嘶力竭不是为了高歌只为证明漫漫长夜从阴暗到羽化的蜕变

人在旅途

世外有桂林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今年，因为疫情，闲居在家的日子居多，因此便格外怀念去年的桂林之旅。

在火车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分，我已到桂林。漯河的九月已是秋意渐浓，桂林似乎还在夏日之中，但暑气已消，那扑面而来的风里，不是炎热，而是湿润的温暖，仿佛是岁月的叮咛和迎候，为每一个旅人，拂去舟车劳顿的疲惫。在黎明的光线里，远处的山峦如同画家的初稿，还需几遍上色。前来接站的导游是桂林本地人，他带领我们一行人先去了桂林米粉，为我们接风。但那米粉并不好吃，许是车站附近餐馆的偷工减料，许是我期望过高难免失望。但两天后，在另外两家餐馆，我都吃到了美味的桂林米粉，一顿能吃两大碗，算是扭转了我初来时对它的坏印象。

我们先去了龙脊梯田。从水流湍急的河谷到白云缭绕的山巅，从葱茏林边到石壁崖前，凡有泥土之地都辟了梯田。真难想象，龙脊先民是如何靠刀耕火种，开垦出这巧夺天工的一块块梯田的。这如链似带的梯田，有的像巨扇半摺半开，斜叠成一个个狭长的扇；有的像天镜被分割，层次分明地嵌入状态各异的碎块。小路不盈尺，蜿蜒梯田里，青稻正在扬花，那花顺着清风，沿着小路在龙脊山巅缥缈成一曲婉转的山歌。从我们上山到下山，始终

有一条黄狗在前面引路，它的毛发很长，奔跑时像一头幼狮，像龙脊山上的精灵。

“百里漓江，天然画廊。”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游漓江，曾要求两岸广种凤尾竹，让漓江更美。如今，已是“茂林修竹”。当天阳光明媚，我们乘船游漓江。伫立船头，照耀着碧水青山的阳光也照耀着我们，吹响了两岸竹林、吹散了漓江水波的清风也在我们心头奏响胜利的凯歌，在我们平静的心湖搅出丝丝的涟漪。船行江中，面对如画江山，骨子里很难不涌现“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的豪迈之情，很难不为身为中国人而骄傲自豪的。更何况，在漓水之上，群山之巅，还能不时见到硕硕翻飞的白鸢。“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甲天下”名副其实，它的山水究竟有多美，我自问没有更好的笔力，来媲美陈陈森在《桂林山水》中的描写，只有感受。

在阴明世外桃源，且不说是否是陶渊明所作“武陵人”生活之处，入门即见《桃花源记》。一片数十亩宽的水面，风雨桥如长虹卧波，侗鼓楼似青峰入云。乘竹筏徐行，只见风吹芦苇白絮飞，水流桃花满地红，心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畅然。堤岸四围天天桃花盛开，鹭击长空，鱼翔浅底，是“桃花流水，渔歌唱晚”的半仙之地。在一处洞穴，洞口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

朗”，不知是后人刻意为之，还是天然形成，入洞漆黑一片，不能分辨。

在银子岩，入溶洞，洞内到处都是钟乳石，我们常说“水滴石穿”，在这里却是“水底石长”，这种喀斯特地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形成往往需要上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有的像玉柱从地直冲霄汉，有的像珠帘从顶端垂直入地，有的像雨云倒悬空中，有的像白浪滔滔，波涛连天，更有些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如雪山飞瀑、如瑶池仙境、如独柱擎天，真是气象万千，蔚为奇观。因钟乳石正处于生长期，行走其间，空气清新湿润，不时还会有水滴洒落在头上、鼻尖、胳膊上，像是调皮的钟乳石在给你开玩笑。我沉醉其中，那颗长满老茧的心，在城市的嘈杂中浸泡过多少年，常常听不见大自然真实的声响，在那一刻，这些钟乳石，仿佛在我耳边悄然絮语，我的心扉剥落了，露出本来的面貌，那一声声有力的心跳，带着生命最初的弦音。

桂林的山水，用任何美好的词汇形容都不过分。尤其在尘嚣之中久居的我们，是需要有一刻，置身于青山绿水之中，拂去周身疲惫，涤尽世间尘埃。有无数次，面对着仿佛世外的天然风景，我想变成漓江一缕柔波，想变成群山间的一棵凤尾竹，想变成蓝天上的一朵悠悠，想变成白鹭，想变成游鱼……

微笑生活——读老舍《骆驼祥子》

的车，他卑微的理想被世道碾碎，强权对弱势的倾轧，乡土与都市的文化冲突，向上的艰难与堕落的诱惑，击溃了他的梦想，留下了难以逾越的底层宿命。

虎妞的死亡让人痛惜。站在女人的角度，我自认为，那个时代对虎妞不公平。虎妞是独女，给父亲当帮手，她生性磊落，直率，有主见，有能耐，大胆追求自己喜欢男人。她嫌弃祥子没钱没房没车，愿意跟他过日子，父亲不出钱，她自己租房住、做嫁衣，自己嫁自己。祥子并不真心对她，嫌弃她丑、老、厉害，把她的主动和给予当成诱惑、罪过。甚至，她还被社会嘲讽、贬损。她分娩时，在生死关口挣扎了三天三夜，他最终都下不了决心卖车救人。这本书，我看了两遍，作者从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对虎妞做了双重丑

化，但我还是把她看成是活生生的女人，一想到她因生产而死，心就会疼。她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她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是旧社会制度的殉葬者。

从祥子的悲剧透视人性自身的弱点。买车、拉车是他的梦想，车没了，希望破灭了，他从“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劳动者，沦为“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在宏大的时代面前，个人只是沧海一粟，人人都渴望靠自己的付出和劳动换取自己所期望的东西，但生活与理想千差万别，付出并不一定是对等的回报，但不付出一定没有回报。人生不易，愿我们能够直面生活，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够热爱生活，微笑生活。

读书笔记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这就是祥子生存的社会。

《骆驼祥子》是老舍所著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作者刻画了祥子、虎妞、刘四爷、二强子、小福子、老马、阮明等人物，从个体发展的梦想、奋斗、痛苦、挣扎、死亡等，揭示底层的辛酸、艰难、绝望，反映大时代的艰难历史进程，呈现大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命运。

祥子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三起三落，最终沉沦，来自乡间，父母早逝，十八岁“北漂”，理想是买一辆自己的车，拉车、挣钱、站稳脚跟，过上体面生活。他赁了车，拉了三四年，凑足一百块钱，买了一辆车。没过多久，在一次军阀混战中，连人带车被乱兵抢走，他死里逃生，更加拼命拉车，积攒在闷葫芦罐里的钱，又被孙侦探敲榨一空。他和虎妞结婚，用老婆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虎妞死于难产，他把车卖了，料理后事。祥子再没能拉上自己



阅读助我成长 悦读改变人生

yue du zhu wo cheng zhang yue du gai bian ren sheng